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琴台客聚

彥火

死裏復活的木瓜

大約過了二三個月，盆栽香蕉樹生出手指般的小香蕉漸漸長成比大拇指還要大的香蕉，有點像「皇帝蕉」，便不再長大了。

這些小香蕉像梳子爬在一條粗大的莖上，攏共有三輪，每一輪有七、八隻。不到一個月，香蕉的另一條莖又長出一棒紫色花苞，又有一次收穫的喜悅。

後來把第一莖青翠的香蕉割了下來，放在小房間，讓它們慢慢焐熟，大約要二個星期，表皮才由綠色逐漸轉化為粉黃色，濃濃的香氣也出來。一嚐之下，比一般香蕉還要香甜。我送給鄰居試吃，都一致讚好。

香蕉收成後，要把原來長出香蕉的莖砍掉，隨後再長出的新莖，才能再結苞，長出香蕉來。

種果樹的好處，除了欣賞外，還有收成，可以滿足口腹之慾。

種了果樹而成活的除了香蕉，還有檸檬、番石榴、木瓜、人參果。

檸檬及番石榴每年都四五個的收成，就是木瓜，第一次便種死了。第二次再種，原來有兩棵，一棵不久就枯死了。另一棵長出一個木瓜，有拳頭大，天天都守望着，希望長成大木瓜。

結果一次颱風，吹倒旁邊那棵偉岸的三角梅，順帶把木瓜樹上端的莖連已結實的瓜給砸斷了，剩下一根禿莖，滿以為這棵木瓜樹已壽終正寢——返魂乏術了。

詎料假以時日，禿莖綻了新芽、長出葉來，樹葉愈來愈茂盛，跟着開了好幾朵白花，再下來結成五六棵小果實，隨着不斷施肥，果實漸次長大，目前已經有手掌大小。

生命如許奇跡，真是太美妙了！可是對此恁地懸着一個謎。後來通過YouTube，查了木瓜的種植法，才知道木瓜在成長過程中，其身體是需要經過血光之傷——即在莖部砍它或刺它幾刀，有利於其開花結果云云。這就是為什麼木瓜折斷後，反而生長得比之前要壯碩。

其實，除了木瓜，我發現其它花木，如果勤加修剪，成長得特別熾盛，花期更長，鮮花更怒放。

這有點像人的成長一樣，如果要成材，需先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」，所謂「生於憂患，死於安樂」也。原來草木花卉與人的稟性無異。

（《種植記》之六）

●因颳風，被旁邊「紫英」三角梅折斷的木瓜，最終死裏復活，還結出果實來。 作者供圖

大地遊走

周齡齡

中國四大河流行：黃河篇黃河入海口

「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。」意境淒美，千古以來激起無盡嗟嘆，讓人對晚霞落日愛恨交纏。

「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。」夕陽餘暉下的黃河入海口，宏闊壯美，令人滿載期待與想像。

這天黃昏時分，我在一位山東導遊伯伯帶領下，來到距離中國最年輕城市——東營，約40公里外的墾利區，向着黃河終點站進發。

黃河入海口位於黃河三角洲沖積平原，舉目所見，一望無垠……落日之下，餘暉映照，景象萬千：有紅綠相間的灘地草原、深淺兩黃的三角洲濕地、綠與白的蘆葦沼澤地；也有人工建成的池塘、鹽池、水產養殖地及勝利油田的油管、油罐。一路走去，景色和諧，氣勢宏壯，環境優美，368種、600萬隻鳥在這舉世聞名的「鳥類國際機場」遷徙、中轉和繁殖，鷗鳥翔集，令人嘆為觀止！

沿着三角洲平原一直往前走，黃河躍然眼前，寬約百米，我心不禁一陣顫動。您知道嗎？這是5,464公里長的黃河旅程中，最後一段夾岸的黃河了。

黃河從中國大西北，海拔4,600多公尺的巴顏喀拉山出發往東走，流經青海、四川、甘肅、寧夏回族自治區、內蒙古自治區、陝西、山西、河南、山東七省，兩自治區；河水先是清澈見底，涓涓細流，然後是渾濁昏黃，洶湧澎湃，現在來到黃河最後一段旅程了，她是怎樣的呢？

這裏的黃河水幾乎停留不動，呈深褐黃色，擠滿黃沙，您可以清楚看到水裏一顆顆小沙粒浮浮沉沉，就像小孩子穿上救生衣在踩着水，時而轉圈，時而浮動。黃河水在這裏相互簇擁着，緊緊擁抱着，她們知道，這是她們最後的相聚時光，她們一起走過千山萬水，相濡以沫……走過這幾公里路程，兩旁河岸消失了，她們就會投進廣闊無邊的渤海。渤海藍藍的、鹹鹹的，和滾滾黃河水勢不兩立，兩者在河海交匯處相互對峙，藍黃分明，蔚為奇觀。隨着河水裏的泥沙沉澱到海底，河水與海水水乳交融，黃河走向她生命的終結。

看着黃河在晚霞漫天的壯麗中投進大海懷抱，我想到黃河用她寬厚慈愛的胸襟孕育了中華民族，以她豐沛的乳汁培育數千年的華夏文化，讓炎黃子孫在黃色大地上恭謹遵循和發揚祖先教誨，胸懷大志，勤懇工作，奮發向上，讓我們14億人能抬着頭、挺着胸，在世界東方巍然屹立——這都是因為您——黃河，我們的母親河！

夕陽西下，河凝胭脂，身披金衣，我滿懷感激踏上歸途，我知道：「夕陽無限好，明天會更美。」太陽下山了，明天才會到來，我們才有機會創造美好；「黃河入海流」，黃沙靜躺海底，時移世易，滄海桑田，她又孕育新的土地、新的城市，代代相傳，生生不息……

●涇渭分明的黃河入海口！ 作者供圖

水過留痕

少爺兵

心廣一寸 路寬一丈

女藝人在商場進行拍攝工作，卻遇上有躁男追着向她拍照兼謾罵，工作人員上前勸止，對方不單止沒有收斂言行，還動手動腳地推撞工作人員，結果雙方發生肢體衝突；另一批工作人員就護着女藝人速離現場，避免事件進一步惡化，而實際上女藝人根本不知道「發生咩嘢事」？對被人追罵一臉尷尬，睇熱鬧的圍觀者只是「笑」着在指手畫腳，甚至有人似在「幸災樂禍」地說：「抵死俾人鬧，阻住晒條路。」

製作人員指出，演藝人是公眾人物，拍外景，工作人員首要「看好」攝影器材、大光燈等等物件，演藝人亦有工作人員或保安員護着，圍觀的人都好自覺跟拍攝隊伍保持一定的距離，鬧事的情況極少發生：「演藝人出席公眾場合，曾發生多次的『遇襲』事件，所以製作單位或主辦機構才會加強對藝人的保安，不能否認有些保安人員過於緊張，將『保護線』拉得太闊，阻礙到別人行走的路，害得演藝人被罵，『大明星又如何？大晒吖！』唉，所謂『心廣一寸，路寬一丈』的包容同理心，早已蕩然無存了！」

「以往圍觀藝人拍戲的人，只會對藝人的樣貌、衣着評頭品足一番，但現在的年輕人的言語卻是非常『爛口』地作人身攻擊，言行舉止令人咋舌，面對這種不可理喻的情況，藝人和工作人員只好選擇閉嘴不予還擊，免掀起罵戰！真不能理解現代的世道，人的行為素質每況愈下，什麼事都能諉過於人，他們似毫無正常的思維，香港這城市真的是『前境堪虞』，市民如何能安身！」對香港的現狀，正常人只能搖頭嘆息：「什麼時候才是個頭吖！?」

爽姐私語

林爽兒

不會忘記你

真的想不到，才踏入新一年（2021年）的第四天，便接到不幸的消息，演藝圈的嫲嫲李香琴（琴姐）在家中吃午飯中途安詳離去！

2020年（鼠年）的大年初三，我和寶珠姐（陳寶珠）照多年慣例相約去跟琴姐拜年，儘管這幾年琴姐已不太認得我們，但我們仍然向她拜年恭賀，見到她仍跟過往一樣跟她聊天，一起吃點心，琴姐可以吃些軟身食物。有時一班演藝後輩還跟她一起唱粵曲，早些年她還記得一兩句，見到大家那麼熱鬧開心，她也跟着笑。

琴姐喜歡熱鬧，喜歡朋友，過往她身體好的時候，不用開工便從早約會約到晚，從來不會浪費時間！身邊的朋友都說服了她。十來歲便認識琴姐，她與我家是三代相交，感情一直很好，她則是四代同堂，女兒紫君和琴姐的朋友也成了我的朋友，那一輩的人都對人友善和藹。

在圈中由上至下，由台前到幕後她都待人以誠，那些年她出外演出或者返內地工作，總想帶一些拍檔一起，只要主辦方應允，她都會照顧一些少機會的拍檔，琴姐總會說：「大家有得『撈』（做）多好，有機會我一定不會忘記其他人的。」琴姐是個很有情的前輩，這些事情記憶中不少，受她照顧的人相信也不少！

也因此琴姐有很多很多朋友，我們所知的契仔呂良偉、萬梓良，契女關菊英，還有不少私底下敬愛琴姐的，其中有黃百鳴、古天樂，古天樂很記掛琴姐，每次見到我都要我代他多照顧琴姐。家人也對她很好，女兒為了接近琴姐，照顧琴姐，安排母親住在她的樓下，有孫兒曾孫陪伴，一家人十分融洽！

希望琴姐上到天堂能與老朋友相聚，一定有很多人陪她飲茶食飯，陪她過她喜歡的熱鬧日子！

●不少觀眾對李香琴的印象，以無綫電視劇集或綜合節目的演出為主。筆者記憶中的她，卻是童年銀幕上既嬌且狠的奸妃。 作者供圖

百家廊

傅昱

你是有知識的「文盲」嗎?

所有自信的人，都認為世界應該符合自己的認知。一旦現實情況與自己認知不符，他們常常以為時間或工夫未到，還要把自己那一套堅持下去。只有少數人善於反思自己，對固有思想是不是存在問題產生疑問，然後加以改正。比如，如今人們對養生知識的偏愛，導致一些前期高血壓患者拒絕藥物治療，他們總以為自己可以通過食療創造奇跡。

表哥是某醫院心血管科的主治醫生。他的同事張醫生在檢驗科做驗血工作，非常愛乾淨，喜歡吃綠色食品，對化學藥物天生排斥，平時養成了閱讀保健知識的良好習慣。兩年前，張醫生找表哥量血壓，說自己的血壓好像有點兒高。量了幾次，都超標了，表哥問張醫生血糖、血脂情況，也都高一些。攀談之間，得知張醫生的爸爸、媽媽和兩個哥哥也是「三高」患者，都在進行藥物治療。

表哥對張醫生說：「既然有家族病史，你也要吃點兒藥啊，同時要保證一定的運動量，少吃帶油脂的食物！」張醫生向表哥擺擺手：「是藥三分毒，尤其化學藥物副作用太大，吃了就停不下來。再說，用藥物把血壓降下來，是強制擾亂人體機能，這不是好辦法。我決定天天吃素食，過一段時間看效果怎樣再說。」

表哥聽後非常不解，這哪裏像從醫生嘴裏說出來的話呀？降壓藥當然不能隨便吃，但不用藥，光靠吃素食能把病吃掉嗎？但表哥看張醫生態度堅決，知道一時很難說服他。畢竟都是有文化的人，心中的自我認知難以改變很正常，就沒再說話。

過了一個月，張醫生又找表哥量血壓。表哥邊量邊問：「『素食戰役』打得怎樣？」他吐吐舌頭，不好意思地說：「天天吃清水豆腐、燕麥粥片，吃得我都要吐了，因經常飢腸轆轆，餓得已是前胸貼後背了。」當張醫生看到自己居高不下的血壓情況，不由嘆口氣說：「我的血糖沒降，血脂沒降，怎麼血壓也沒降，這遭的什麼罪？我有時下班走着回家，路過一家滷肉店，咬着牙才能走過去。有時實在忍不住，走過了又折回去，買一些回家吃。」

表哥笑一笑，真誠地拍拍張醫生的肩膀說：「我是治療心血管疾病的，知道太多有關『三高』的危害了。真的，你這樣可不行，到時候出事了怎麼辦？我用藥3年了，有什麼副作用會不知道嗎？你聽我勸，吃藥吧！你到底是怕藥物副作用，還是不敢承認自己真的有病？」張醫生很固執，沒有回答表哥。猶豫了半晌，又表示拒絕：「時間還短，堅持就是勝利，再觀察一段時間吧。」

表哥喝口水，一字一句對我說：「張醫生固守自己的『領地』，沒有一點兒接受新情況的自我否定意識，而總是自以為是，用自己堅持吃素時間太短——來不斷安慰自己。這種長期以養生保健替代藥物治療的人，說輕一點是分不清主次，說重一點是張冠李戴害自己。後來，他血壓起伏不定，吃降壓藥也是吃吃停停，具體理由是能不吃藥就不吃藥。結果心臟功能部分受損，最終吃了大虧。」聽完張醫生的故事，使我不由想起：面對扁鵲的蔡桓公「疾在腠理」、「病在肌膚」、「病在腸胃」的四次進言，充耳不聞，都拒絕治療，最後落得「病入膏肓」、無藥可救的下場。蔡桓公固執己見、自以為是的悲劇，就是因為太過相信自己，即便感覺自己錯了，也沒有及時回頭。清朝的慈禧太后，在醫學治療方面也是自以為是——慈禧的兒子同治帝明明得的是梅毒，她卻就認定是天花，結果害死了親生兒子。

太多的想當然，太多的自以為是，會讓鑄下的錯誤難於改變。尤其是有知識、有權位的人，因為自我性格和閱歷方面的關係，自以為是的心態愈來愈嚴重。在自以為是的心態驅使下，往往因武斷行為產生無可挽回的巨大錯誤。在任何時候，都要保持一顆虛心向上的進取之心和反思態度，才是正確之舉。閨蜜小紅腸胃消化功能不好，飯後常泛酸水。醫生告訴她，吃健胃消食片一段時間後，多吃一些白蘿蔔。因為她常看手機上的醫療保健知識，篤定營養搭配均衡，吃什麼也不能過度。所以，每次吃白蘿蔔，都要搭配很多食材，雖然吃了兩個月，但沒有什麼效果。醫生問她，一頓大約吃多少白蘿蔔，她回答說，一斤白蘿蔔能吃四五天，自己在白蘿蔔之外，還搭配了土豆泥、紅薯和胡蘿蔔。

醫生嚴肅地說：「用白蘿蔔當藥膳，就一種就行，但量一定要大。治你的病，每頓最少要半斤以上的量，堅持一段時間才有效果。」小紅很快否定了自己的認知，按照醫生的要求再吃白蘿蔔，十天後泛酸現象消失。之前，小紅憑着自我認知對醫生處方做了發揮，自以為高人一等，卻沒有什麼效果，原因是白蘿蔔的食用量不夠，作用有限；同時又與其他食物產生少許抑制，效果自然不理想了。

人們常說，小孩子玩起來像小科學家，會把陽光和風看成是活的，而把樹和蘑菇當作「死的」。他們熱愛假設，並喜歡加以改造，然後興趣盎然地做各種試驗，通過分析，相應地提出自己的觀點。然而，大多數孩子觀點和結論都是錯誤的「天真理論」。小紅雖是有知識的成年人，但依然按自己的理解，做某些「天真理論」的信奉者，無論吃什麼東西都要加入其他食材，從而喪失了某種食材的原汁原味和獨特作用。

有知識的成年人，不能像孩子一樣堅持自己的「天真理論」，對事物認知要敢於否定已有的認識。生命是不斷的新陳代謝，認知也需要不斷檢驗和否定。以實踐為鏡，改變自以為是的執着力，對內心保有的舊東西要敢於揚棄。在事實面前，要第一時間進行自我批評和改正。因為舊的物質不丟掉，就無法吸收新東西，便形成了思想上的生命斷絕。如果在現實情況發生改變之時，還一味死抱着「天真理論」不放，便會出現思想僵化。那些自作聰明的真知識分子或假知識分子，因未能在思想深處學會及時「掃盲」，往往是聰明反被聰明誤。

路地觀察

湯禎兆

因材施教

朋友說起一相識的孩子，專注力不足，但因為性格乖巧，迫自己安坐班房，結果整天都在冒汗，老師不知緣由，只叫家長注意，看了社工又找治療師，終於發現問題，便轉了去要求較為寬鬆的學校。

但故事在這裏才開始，父母因為怕強迫孩子重蹈覆轍，什麼壓力也不給她，孩子慢慢長大，知道父母的傾向，開始有點濫用這個「福利」。學業不太理會，動不動就說有壓力，愈來愈難教。孩子本身是聰明的，但對學習興趣愈來愈低，加上有社交媒體，剛踏入青春期更加多其他刺激。現在女孩子不止追星，也自己造星，拍照剪片錄影無一不會，希望在互聯網上找到存在感，對書本、學習更是可以不理就不理。

孩子上小學後，更常常想起日劇《女王教室》裏的一場，女教師一直標明成人世界更沒希望，但天天鞭策學生好好讀書，學生們更覺不忿——你明明說長大後社會也是一團糟，學習來幹嗎？女教師說：學習不是為將來在社會上取得成功，而是每個人的基本責任。人的存在就是要了解世界，明白世界，認識世界，好比動物在大自然學習各種技能。這是生而為人的責任，與他日成功並無關係。

記得有記者朋友曾打趣說，在歐洲問一個地盤工人，跟問一個大學生，在政見或藝術分析上並無分別。知識並非有學識之人的專利，現今你想要什麼資訊或知識，隨處可找。問題是怎樣令孩子明白學校所教的知識，並非全部；只是手段，絕非目的。人在社會裏要跟從部分遊戲規則，在他們的階段，就是考試讀書。不用你名列前茅，但至少要對學習保持好奇。考試雖然不是全部，但所考的並非全是課程，也在考一個人的紀律、耐力。讓孩子清楚後果，他們自然懂作選擇，畢竟新生代比我們更醒目。

鵬情萬里

趙鵬飛

煙火平常的一日

在香港，常常喜歡去設在市政大廈裏的街市買菜。隨着緩緩湧動的人群，慢悠悠地兜兜轉轉。路過一堆生菜，看見一堆淮山，圓白菜和大白菜混在一起，苦瓜黃瓜茄子擺成一排，色澤艷麗，看了有下廚的衝動。久居城市的人，是否都會像我這樣，懷着嚮往田園的奢侈心思？多半應該不會，尤其在香港，很多小朋友都天真地以為，大米來自於超市。時間匆匆，去超市買菜的時候更多。推着不銹鋼手推車，總有一種擺脫不掉的工業時代塑料感，會減低食慾，也激不起採買的情緒。

比如西紅柿，永遠都是死紅色，不靈動。用這樣的西紅柿炒雞蛋，色澤和湯汁都不誘人。街市裏的西紅柿，都放在碩大的竹編圓匾裏，個頭有大有小，粉紅的、水紅的、深紅的，任人揀選。再比如蓮藕，超市裏的蓮藕，潔淨的發白，通常是兩三個藕節砍成一段，包裹着塑料薄膜。街市裏的蓮藕大都有頭有尾，兩頭細長尖翹，中間肥碩白嫩。有時，還會糊着一層塘泥。超市裏有各國的雞蛋買，裝在再生紙做的托盤裏，日本的、泰國的、美國的，常年有折扣。街市裏只有美國和泰國來的雞蛋，散裝在一個大紙箱裏，按照產地、個頭大小，分類售賣。我常光顧的那家，在街市一樓拐角。攤主是一個乾瘦的小老頭，鬚眉稀疏皆已花白。看到有人來選雞蛋，他會不緊不慢，遞來一個碗口大的塑料筐，筐上套一個小小的塑料袋，裏面墊着一塊舊報紙。等揀夠了數，他慢慢騰騰地把袋子口繫成一個活扣的環，再放回竹筐。付足了錢，穿一根指頭在環裏，拎起就能走。跟買翡翠玉器的規矩一樣，主客之間，貨不接手。有一回跑步，經過西環碼頭附近的高架橋，看到有個人正蹲在橋墩下陰涼處，埋頭扒拉盒飯。旁邊停靠一輛手推車，載滿了壘成小山一樣的泡沫箱。聽到腳步聲，那人從燒臘飯裏抬起頭看了我一眼。正是賣雞蛋的老翁。他不認得我，又耷拉下眼皮繼續往嘴裏撥拉飯粒。

街市去得多了，便留意到，檔口的攤販大多都是老人家。有老兩口結伴的，也有一個人獨立支撐的。有一個阿婆3年前告訴過我她已經91歲了，還在那兒守着菜檔。去年開始，就見她總是半躺在菜檔裏的椅子上，旁邊立着一個五六十歲上下的大嬸。見有人來買菜，阿婆只是睜開眼看看，那位大嬸全權打理。也不知道是她的女兒還是兒媳。還有一間檔口較大，整個轉角都是她們的，菜品也齊全，我常在那裏買西紅柿。檔主像是一家人，父母和兩個兒子。兩個兒子年齡相仿，20歲上下，白淨安靜。雖不像父母那樣口舌熱絡，也都和顏悅色。不忘在上秤之後，額外塞進去幾棵葱。

到街市裏買菜的年輕人很少，多半是各個年齡段的南亞裔女子，買一把香菜也要寫收據。再就是年紀較大的男女街坊，不緩不急，東看看西看看。抓起蘿蔔看看，又放下，再摸摸寧夏菜心，又放下了。

2020年的最後一天，在新源提議下，去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瞻仰了蔡孑民先生墓。一塊巨大的方形墓碑，包裹在透明的塑膠板裏。去的時候碰見夕陽西下，照在塑膠板上，晃得人眼都打不開。瞇着眼睛試了幾次，還是無法看清碑文，只得默默站了一站，就走了。倒是在蔡先生墓地附近，發現了一方從來也沒有見過的墓葬，從碑文上看，竟是婆媳合葬，且共用一塊墓碑。

實屬罕有。

●最近在港島南區拍攝的紅楓樹。 作者供圖